

Love 真爱的日子

罗润芳 著



新世界出版社

Love

真爱的日子

罗润芳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爱的日子/罗润芳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5.2

ISBN 7-80187-565-6

I. 真...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3854 号

真爱的日子

作者: 罗润芳

责任编辑: 金 本

封面设计: 雨 婷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 北京中煤新大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50 千字 印张: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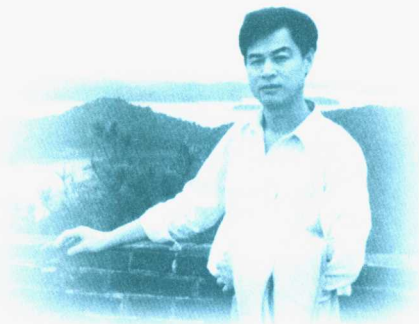
印数: 1—5000 册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565-6/I.197

定价: 2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爱情两个字，

理解各不一；

酸甜与苦辣。

得知需触及。

爱连两情侣，

无情爱自离；

真爱不容易，

难在心不移。

汽车在泉水县准三级公路上行驶,时而走山路,时而过弯道,时而穿山洞,时而走在宽阔的小平川。林静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沿路的风光美景,她没有心思去观赏。她只是自个儿沉思着,神情中时而表露出对高考的回忆,时而又流露出对将来生活的憧憬。

俗话说:“自古华山一条路。”高考是改变人生的一条路啊!往往那些考取者被人们奉为上者。改革开放虽然从1978年底开始,但泉水这个边远山区的小县,直至踏入九十年代第一年,除了进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县城多了几十户个体户外,其他改革开放的迹象很难找到。学而优则仕。在那大学毕业包分配的日子里,考上大学就有工作,考上大学离开边远山区的梦想就有可能成真。在那高考的日子里,她不知挨父母多少的唠叨;不知挨老师多少胡骂;不知挨亲戚邻居多少的冷语。她想着想着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深深的一口气,表达了这段时间顶过来了,真不容易,特别是通过了高考的大关,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更不容易。回想起那段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反正现在不是也好好的吗,完成了任务,达到了目的。

“林静,你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还在想那晚毕业座谈会上,班长他们几个同学说你的那些话吧?算了,别想它了,还是欣赏这美好的大自然吧!”覃莉推了推她说。

林静边微笑着边随意地说:“没有。”林静同覃莉是好朋友,从中学起就在一起玩,这次又一起考上了省师范大学。她俩都感到能同在一个大学里读书,互相了解,互相帮助,虽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也没关系。她们的父母也觉得她俩在一起,便放心了许多。

汽车为方便上下旅客,每到一个小镇都停下。车到了江北市

黄屋镇上来了三个乘客,其中一个年纪与她俩相仿的男青年,就坐在她俩前两排斜对角座位上。林静心想,他大概也是去上大学的吧!他刚才托运的那包东西肯定是所带的行李。林静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了他一遍。覃莉看得出林静在打量着那男青年,也正想听她对那男青年的一番评说。可这回,林静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把身子往后一靠,双眼紧紧地盯着车顶那个通风窗,生怕它出什么事似的。

省师范大学建在省城。泉水县太边远,人们把该县称为“省尾”。路只是准三级公路,不好行车。林静、覃莉要到省城进省师范大学读书,从泉水到省城,没有直达的汽车,她们只好先乘汽车到达江北地区所在地江市,第二天再转乘汽车到省城。她们头一次出门,要住夜转车还真摸不着头脑。起初,林静心里还真的有点怕,后来听说覃莉的表叔在地区工作,覃莉的表姐也已打电话作了交代,她才放下心来。

汽车向前行着,林静仍在沉思。她想省师范大学的校园应是花园式的吧!大学的生活该是丰富多彩的吧!起码没有上中学那样,老师像看鸭子似的盯着你。她觉得学得宽松些,自由些,自然学的知识就会广些,得到的知识会多些,以后到社会上生存的能力也就自然强些。

汽车到江北汽车站后,她俩按照覃莉表姐事先交待的,请了个电动三轮车到覃莉表叔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又继续在江北汽车站坐汽车到省城。

汽车到了省城的汽车总站,林静、覃莉拿好自己的行李下车。刚走出车站门口不到两米远,林静就一眼看见“省师范大学新生接待处”的牌子。林静便对覃莉说:“你看,省师范大学新生接待处就在那边,有牌子呢!”她俩还没走近,便有几位同学上前问候:“是新入学的同学吧!”当知道她们是新生后,一位同学即领着她俩向路边的那辆汽车走去。一上车,那位同学就对司机说:“已坐满了,开

回校吧！”司机二话没说，便起动机器，往省师范大学开去。林静本想问那位同学是几年级，是不是与自己是同系的，等等与自己相关的问题。但见他是位男同学，话到嘴边又缩回去。那位同学好像知道林静想要问什么似的，就把本想到大学校门口再说的话先说了。他说：“我叫陆辉，是外语系二年级学生，也算是你们新同学的师兄吧！”话音刚落，他自感讲“师兄”两字有些不好意思，脸一下红了起来，他用手抹了一下脸，像是在强打精神的样子，继续说：“到学校后，同学们先到本系接待处报到，然后会有人领你们到所住的宿舍去。住宿是按系、按男女生安排的。我们男生住在北区；女生住在南区。每六位同学住一间房，条件艰苦，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好了，我的话说完了，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提问。”林静第一印象就感到这陆辉人品好，忠厚老实，口才也不错。

车把新生拉到学校的体育馆门口，新生报到就在体育馆内。一进馆门就看见十几个系的横幅一条条挨边上挂着。覃莉首先看见物理系的横幅，对林静说：“我们物理系就在正前方呢！”林静一看：“物理系欢迎新同学”的横幅就在眼前，高兴得拍了拍手。两人把行李放在报到处的边上，林静看行李，覃莉去报到要房号。

为便于各地同学的交流，学校把相同地区的同学分开，不同地区的同学参差来往。林静心想，覃莉这人比较勤快，与她是好朋友，在读中学时，生活上得到覃莉的许多帮助，如果能与她住在一起就好了。覃莉这时也走过来说：“学校不让我俩住在一起，咋办？那只能分开了，我们经常串串门，有什么事互相帮助也就是了。”林静心想，这位年长些的老师，定是位负责的，刚才有几个老同学找他报告呢！

“能不能争取争取。”林静说。还没等覃莉做出反映，林静便走到报到处里面。覃莉见林静走进去了，便把行李挪到自己跟前，看着林静走到报到处后排，正向坐在接待席后排中间的那位年纪较大些的老师说明原由。这位老师见林静态度那么坚决，同时也感

到农村来的姑娘不习惯，便同意调换一下，让她俩住在一间宿舍。林静回到覃莉身边，便把同意她俩住在一起的消息告诉她，她俩高兴得跳了起来。林静和覃莉办完各种入学手续后，便往南区女生宿舍走去了。开学典礼那天，她俩才知道那位老师是她们物理系的副主任。

林静、覃莉住的宿舍是六十年代建造的旧学生宿舍楼。林静走进学生宿舍，就有孩时走进洞穴一样的感觉。这里房子跟在县里读高中时的不一样，中间是通道，两边是房间，光线又不好，白天通道如果不开灯，房门又不打开，真的就像钻山洞一样暗。这种房子旧是旧了点，可比在县里住的又感觉好多了。林静、覃莉住的是三楼305号房。她们一进房门见有两位同学已忙着铺席子，装蚊帐。林静又看了看地面，地上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林静心想，她们俩可能也是乡下考来的吧！看她们俩手脚那么麻利，城里人不可能有这种劳动态度，也不可能有这种动作。林静又想，自己虽然家住镇上也算农村吧，也没有她们俩那么能干。不过，覃莉真正来自农村乡下，这对她说来可与她们比上下了。林静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干活可有人了。”

她们四个人互相打了招呼后，覃莉就对林静说：“我们两个就住这边靠窗的上下铺吧！你怕别人干扰，就在上铺，我在下铺作保镖好了！”

“好呀！那就劳驾你多关照了！”林静边笑边说。

“没问题！”覃莉说。

由于床铺已被先来的两位同学打扫好了，林静、覃莉就开始打开背包铺起床来，自带的脸盆、铁桶以及洗漱用具按学校规定集中放在进房门口的右边木架上，当然左边就是大家放箱子的地方。她们先来的四人中还没人带来箱子，进房门左边的木架上还是空空的，林静心想，如果后来的那两位同学，也没有箱子就好了，我就给它打个箱子头炮，显显经济实力。出门时，妈妈对她说，刚开学，

你们姐妹俩上学都要用钱，现在手头的钱有点紧，还是过些时间，我再把钱汇过去，你在城里买一个皮箱，好把衣服装起来，这就像个样子了！

林静把衣服一件件地叠在床头，数一数就是那么六套，也就是冬装两套，夏装两套，春秋两套，本来冬夏各还有一套，因衣服有个小小补丁，虽然是在不易看见的地方，但要是上了大学还穿那带补丁的衣服感到太丢人，还是宁可少了也不能拿来穿。林静心想要是冬装、夏装、春秋装各有五套就好了，就能把自己打扮得不说漂亮，至少走出去不至于让人说就行了。林静放好了衣服，便躺下休息，她目视天花板，双手放在胸前，双腿叠着，嘴里不时哼出几句流行歌曲。覃莉躺在下铺听到林静在哼歌，自然也随之哼了起来。

同房另两位女同学见她俩哼歌，异口同声地问：“你们今天有什么喜事，这么高兴呀！”

“没有，随便哼的。”覃莉说。

“上大学了呗！你们不高兴吗？”林静想了想，又说，“更重要的是脱离中学阶段的‘管、卡、压’得解放呗！”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师范大学是铸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熔炉”。这些反映师范院校特点的大幅标语，立在学校办公大楼顶上左右两侧。“要教育别人先受教育”；“当好教师首要的是有好的品德”；“要当教师必先练好内功”。这些反映对师范生要求的横幅在教学楼、学生宿舍区，随处可见。这就不难看出省师范大学对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视。

今日的师范学生，明天的教育栋梁。历史已进入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二年，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但国际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给国内的影响，特别是经过了去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国人，又感到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学已经两个多月了，但新生的入学教育还在进行。下午，物理系两个班新生在校办公大楼第一会议室参加座谈会，请三位本校毕业生回校与新生座谈在校学习经历以及走入社会工作后的体会。在一阵掌声后，系总支袁书记向同学们一一介绍这三位校友。袁书记边用手指着边介绍：这位叫陆丽，原是80级中文系学生，现任新州市第五中学副校长；这位叫黄红杰，原是84级物理系学生，现是新州市第十中学物理教师；这位叫陈强，原是86级外语系学生，今年7月刚毕业，现在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陆丽原在学校时是学生会副主席，参加工作后获省优秀教师，刚被破格提拔为副校长。黄红杰原在学校时是物理系女生的佼佼者，参加工作后，业务水平不错，是学校的教学骨干。陈强在学校时，当过一年班长，他虽然学的是外语，但他对中文写作有些爱好，经常喜欢写点文章在校报上发表，每年在省报上也见有他的文章。林静边听介绍边想，请陈强来，主要还是看他在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的确，省师范大学建校以来，

陈强是第一位一次分配直接分到省人民政府工作的毕业生,因此学校也感到有那么一位学生在上级领导机关工作以后办事也好有个关照,就请他来参加座谈会。

学校把会议名称定为座谈会,主要是想通过校友介绍学习、工作体会以及老校友与新同学对话,把会议开得活跃些。这三位校友谈完在校学习的体会以及参加工作的感受后,大家进行座谈。黄红杰、陆丽两位校友现在的岗位都是在学校任教,而陈强可是在大机关,不少的新生都向他提了许多的问题,诸如,你进师范大学读书,是否想过毕业后当老师?现在老师缺,教师文化层次要提高,你为什么不做老师要进机关?你学的是英语专业,所学专业,在你岗位是否用得上?等等,一连串的问题,弄得陈强有些难堪。为避免大家的一些误解,陈强还是顺应座谈问题,一一对答。

林静坐在正面对着陈强的第三排座位上,也是最后一排座位,她带来了笔记本和笔,当这三位校友介绍学习经验时,她认真作了记录,当新同学与老校友之间相互问答时,她就睁大眼睛看着,竖起耳朵听着。

陈强在发言时,眼睛不时地往林静这个方向看去,他是要看林静这位新同学对他的话是否记录下来。当他回答新同学的提问时,也总是面对着林静,他是要让林静这位新同学多注视自己,当然这时他也并不知道她的姓名,只是直觉告诉他这位新同学与其他新同学不一样,既不敢在前排就座,又不发言,但能认真听,并做笔记。正因为这样,更引起了陈强对她的注意。

陈强这种心理,林静好像有所理会。她边听着边在想三个校友当中,他是师范毕业生不用去当“孩儿王”的人,并且能分配在省人民政府机关工作,这人并非一般人物,起码他不是我们这种农村乡镇出来的人。猜一猜,这人可能是县委领导的小孩。她回想起在县高读书时,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小孩哪个不是当“校王”,身后有个书记、县长头衔的爸爸,也能挑个好大学,读个委培什么的也比

你师范好。这人也不应该是地、市委一级的或省机关领导干部的小孩。要是地市委领导的小孩,他是不会来读师范大学的,他会在省内或到省外去读全国重点大学。林静又想,要不是师范生容易录取,特别是身为女孩子,自己也不会跨入这个师范大学的门坎。算了,算了,别与他人比了。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自己现在的运气也不错嘛!许多高中同学现在连大专学校还上不了呢!应该说,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面前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到达自己向往的顶峰,实现自己的理想,过好自己的一生,还需要耐心,需要努力,需要创造。我们这些人还是现实些好,先熬过这艰难的四年大学生活,再作打算才是。

“我应去接触这位女新同学,她一定会有许多话要问我的。”陈强看着林静自言自语地说。

座谈会一结束,许多新同学都分别上前去把三位校友团团围着,问起座谈会的题外话,有的还请他们题字或签名勉励。陈强被十几个新同学一下围了上来,他本想一散会就想设法去接触林静同学,但在重围中,他无法突出去,只得一一回答问题,一一给递上笔记本的新同学签名留念。

陈强边在做他不愿意做的事边不时抬头看看,可总没有看见林静同学。他想,她不会离开这个会议室的,一定还会在等着要他回答她想问的一些问题。

林静不想跟那些像追星族般的同学那样,去围着这三位校友,更不想在对他还了解不深的情况下,就站在陈强面前。覃莉原先也想去凑热闹,不提问也不要求签字,只想听听大家会后问的是什么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回答的。林静看出覃莉的心情,本想让她去,自己一人回宿舍好了,但又怕自己一人回去寂寞,便拉着覃莉的手说:“走吧,别凑上去了。”覃莉见林静要走,也就打掉凑热闹的念头,跟随林静一起回宿舍去。

路上,覃莉见林静与往常下课后有说有笑地回宿舍的神情相

反，一言不发，只顾埋头大步向前走，就冲着林静说：“今天怎么了，怎么发起闷来了，座谈会怎么让你这样难受呢！是不是那个陈强刺激你啦？”

“别瞎说，再说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林静用命令的口吻对覃莉说。走了几步，林静又说：“人家是什么人，被学校奉为上宾。”林静的话语明显是话中有话。这话虽是回敬的话语，但还有别的表达意思，它既包括着她对陈强的好感，也包括她的一种追求心理。

覃莉年纪虽然比林静大，但她很尊重林静，有事总与她商量，今天自感有点触犯了林静，有些不好意思，马上回了一句：“好了，不说了，行了吧！”

林静看了覃莉一眼，脸上微微一笑。她俩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宿舍，吃完晚饭后，覃莉要参加乒乓球队训练，林静自己去了图书馆。

陈强从省师范大学回到省政府宿舍，一进房间就躺在床上，这段时间他正与李莲热恋，每当吃完晚饭，他总要给李莲打个电话，说明晚上在家看书，或在办公室加班赶材料，或在哪儿应酬。电话中如没有什么说明的话，便是相约出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游公园什么的。今晚，陈强可没有给李莲打电话。他躺着想着，脑海里总是回荡着下午座谈会的情景，回荡着那第三排面对面坐着的新女同学的面孔。他自问，为什么她不围上来呢？为什么不打招呼就匆匆地走了呢？哪怕她能告诉个名字也好啊！现在她姓什么，名什么也不知道，个子高矮怎样也没看清，下次想找她也难找到呢！他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不能怪她，只怪自己当时没有突出重围，抓住时机前去问她。”

陈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父母在家中耕种那几亩责任山地，哥哥陈路在外打工，现已成为民营企业老板，过去家里生活困难，陈强读书、上大学的一切费用，全靠哥哥的大力支持。陈强感到自己能今天，哥哥陈路是立头功的。每当想起这些往事，陈强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能读完大学又到省政府这个大机关工作，不单单在口头上谢谢哥哥，今后还应更加努力，继续要求上进才是。陈强在省政府工作的消息很快传回到村里，个个都说陈强是我们山里人第一个当大官的。是啊！山里人祖祖辈辈在山里，从来没有人能读上大学，在外工作，特别是听说陈强进省政府工作，就把他看作当了大官了。当然，陈强读了这几年书，自己是个什么人，在什么位置上，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陈强从床上起来，看了看桌面上李莲的相片。她那迷人的笑脸，是那样的甜，那样让人喜爱。陈强看着相片想着，能读完大学，

靠的是大哥的资助,而进省政府这个大机关工作,靠的还是李莲呢!

李莲同陈强是同班同学,大学三年级那年他俩相好,大学四年级时一同去了一所中学实习。李莲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父亲李尚是省建委正厅级的副主任,因此,家住省政府宿舍。母亲柳叶原是学校老师,因有病上不了课,这几年才调到省教委工作,最近提了个副处级。老两口这辈子就有李莲这个孩子,李莲从小受母亲的影响,认为当人民教师无比光荣。四年前高考,她一开始就专门填报师范院校。这次毕业分配,她又去了母亲原先所在的中学当教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陈强读的是师范院校,学的是外语专业,本该去当一位人民教师,但他不甘心当“孩儿王”。他原想他是从农村来的,毕业后只有老老实实地回到本县当教师,好的就是在县中学,差的就有可能回到自己的乡镇去做教师了,不少校友已是前车之鉴了。他感到,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有出头之日,只有到机关工作,以后当个什么科长、处长,发展下去,还可以……

班上40个同学,陈强算得上是才貌双全的一个。他能写会说,人长得也比较帅。他虽来自农村,但是本系或外系不少女同学都喜欢他。而陈强看上的是李莲。李莲人长得漂亮,学习也不错,她也会关心人体贴人,特别是她有一个厅级干部的爸爸。

陈强起初也并不知道李莲的爸爸李尚是省建委副主任,母亲柳叶是省教委处级干部。那是一天学校开展一个什么活动,在返回的路上途经省政府一宿舍,钟芬同学对李莲说:“李莲,到你家门口了,你是不是想回家呀!”钟芬同学这一说,车上好几个同学都异口同声地对李莲说:“我们一起去你家玩玩,好不好嘛!”李莲一向很少提起她的家庭,更不愿让人知道她的爸爸是省建委领导,这回同学们这么一说,可难为她了,她的脸一刹那红了起来。她想,既然这些同学有要求,为了让大家高兴,还是应该带大家到家里看

看。那天，一起到李莲家里去的共有十几个人，但男的只有3个，要不是陈强坐在车门旁的座位上，李莲下车时向他作个邀请手势，他当时也不敢下车，也就不能这么快了解到李莲家里的情况了。

打那次活动起，陈强与李莲的接触频繁起来，开始是半个月，后来几乎每个周末，他俩都要单独在一起聊上半天。往往家庭经济好的或父母在机关当领导的同学看不起家庭困难的同学，看不起乡下来的同学。李莲并非那样，她有一颗善待之心，对每个同学都能平等看待，乐于帮助同学。从李莲的品格上看，许多同学包括陈强起初都认为她是从县下面来的。

陈强沉浸在热恋之中。他心想，毕业后与李莲生活在一起，是自己一生的幸福。他又想，许多同学在学校恋爱得好好的，但一毕业，因分配不在一起而分道扬镳的大有人在。毕业前的那个学期，陈强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上蹿下跳到处找人帮忙。但都难见效果，他有点心灰意懒。心想，大不了就是重蹈覆辙。这种覆辙不是自己没有总结，不愿意防止，只是自己能力有限，也只厌自己是一个农家儿子，如按规定生源哪来哪去，陈强回到他所在地区、所在的县，那他的理想、事业、爱情就只能化为泡影。陈强越想越不敢再想下去，只认一句话——听天由命。

陈强的心情，李莲看在眼里。她知道毕业分配留城当教师，自己是没有问题。她想让陈强当教师，他自己一定不愿意，再者，两个人一起留城当教师也不好。自己是女的当教师比较合适。他嘛！还是按他的意愿，让他去机关闯闯，像陈强这样有能力的人，混过几年会有出头之日的。她也知道，要成全他，也是为了他俩好，要是陈强回到县里，结婚后再调回省城来，会很麻烦，另外父母亲也不会同意他们的婚事的。再说想办法让陈强留城当教师，只能解决留城问题，解决不了他想干的工作，他想做的事业。她又想，留城需要找人帮忙，留城进机关也需要找人帮助。两步到位的事，不如一步到位的好。自然要促成他俩的好事，让陈强留城进机

关,只能是通过父亲来帮忙找人解决。

要让父亲出面解决陈强的工作分配,李莲知道她亲自说不如通过母亲帮忙说。这段时间,母亲经常在李莲回家时问她快毕业了有什么打算,还问其他同学对毕业分配有什么想法。李莲总是这样回答:“不了解”、“没考虑”。母亲明知道女儿这么大了哪能没有考虑。当年,她与女儿她爸虽然不是同一个学校但他俩是同乡人,两人的关系,就是在学校毕业前确定的,然后一同分配到一个城市工作的。母亲心想女儿大了,什么事应由她自己决定。现在她不说,是说明她目前考虑得还不够成熟。李莲心里也明白,要想让父母帮陈强这个忙,首先要知道他俩之间的关系,陈强这个人的情况,同时还应该让父母见上陈强一面。

李莲与陈强商量决定周末一起回家与父母见面。说起去李莲家,陈强心里没底。他想自己家在农村,生活条件那么差,李莲家在城市,父亲是领导干部,虽然自己爱李莲,李莲也爱自己,撇开家庭而论,大家都说是天生的一对,但现在两个家庭是天壤之别,她的父母怎么会同意他俩的关系呢?不同意他俩的关系,也就不会为他的毕业分配出力了。他又想,不管怎样,一定要去见李莲父母一次,同意不同意,帮忙不帮忙,那就看自己的运气,那就看李莲父母是否看得起自己了。李莲曾经对他说过,尽管家在农村,生活条件差,她不怨,只要两人在一起,恩爱生活,会开创出一个小天地的。他知道,李莲很爱他,她在编织着未来的生活。

李尚经常出差在外,李莲为确定父亲在家,周六下午,她给父亲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

“铃、铃、铃。”电话铃一响,李尚拿起话筒,说:“喂!您好!”李莲听出父亲的声音,即说:“爸!你今天不出差了吧!”

“出什么差,我已经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了。”李尚见女儿问得有些异常,奇怪地问:“小丫头,怎么今天似乎懂事好多,知道关心起老爸来了。”